

踏入21世紀，全球賽馬事業正值世代更迭的關鍵十字路口，創新破局已成為與時俱進的必答题。香港賽馬業也湧現一批年輕的顛覆者，正用全新視角重塑傳統產業。香港文匯報追訪其中三位站在浪尖上的年輕人：有人甘願放下教鞭、走出舒適圈，全職投身評馬博主，決意用十年青春追逐「馬主夢」；有人放棄金融青雲路，致力推廣賽馬「運動化」，助力從化馬場打造成講好中國故事的國際舞台；更有年輕IT人潛心鑽研賠率、馬匹血統、騎師等大數據背後的底層邏輯，編寫出一套普羅大眾都能輕鬆上手、玩得過癮的人工智能賽馬大模型。三人背景各異，初心不同，但目標一致：以新思維續寫香港賽馬傳奇。

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崔滢



● 三名年輕人背景各異，初心不同，但目標一致：以新思維續寫香港賽馬傳奇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、香港文匯報AI組圖

三青年各懷賽馬夢 用新思維譜港光輝

港大才俊棄金融青雲路 推廣跑馬「運動化」 數碼賦能重塑馬業格局

港馬名片(三)

之新血傳承

「賽馬是一項運動，更是需要高技術的投資。」在00後的Bryan眼裏，賽馬是一場嚴謹的體育競技：馬與騎師是運動員，練馬師是教練，馬主好比球隊班主。每次衝線背後，都是技術分析、數據研究及策略判斷的綜合博奕。Bryan直言，兩者的分水嶺在於認知——看懂了背後錯綜複雜的邏輯，賽馬便是「投資」；看不懂而純靠運氣盲目投注，它就只是「賭博」。

功課簿記賽果 曾烏龍帶回校

賽馬，貫穿了Bryan至今的每個成長階段。自懂事起，他最深刻的家庭記憶，就是與家人守在電視機前，屏息見證馬匹衝刺的難忘瞬間。而真正從「看熱鬧」走向「認真鑽研」，是在他十三四歲剛升上中學之際。「我會拿學校那個功課本來研究每一場馬，記下賽果。」他甚至曾誤把這本「買馬天書」當課本功課帶回學校，這場少年的烏龍，成了他與賽馬結緣最深刻的青春印記。

雖然對賽馬近乎癡迷，但Bryan並未因此荒廢學業。憑着優異成績，他順利考入香港大學金融系，原本一隻腳已踏進人人稱羨的金融圈。然而，畢業的十字路口前，他始終放不下心頭的賽馬夢。「兩者都是投資，但賽馬比股票難玩太多，但也因此好玩太多。」

興趣當飯食 倡降馬主門檻

敢於走一條另類人生路，背後除了家人毫無保留

的支持，更重要是他想證明「興趣能當飯食」。事實上，早在中學時期，他已在Facebook開設專頁分享賽馬見解，起初只是玩票性質，怎料2018年5月有粉絲根據他的精闢分析下注，竟以僅僅260元，博中高達100萬元的巨額彩金，帶給Bryan的滿足感並非來自財富本身，而是那份「自己的研究被市場實證」的巨大肯定，更印證了他走這條路的無限潛力。

在馬圈深耕多年，Bryan已成為圈內知名的KOL，早年還加入主流媒體擔任馬經記者。KOL的感染力與記者的公信力相輔相成，這種「1+1>2」的雙重身



● 香港馬業近年湧現一批年輕馬迷，力圖利用科技、新思維顛覆行業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

份，讓他在推動賽馬「運動化」時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。他直言，公眾對賽馬的「賭博」標籤源於刻板印象，核心問題是賽馬運動並未真正普及及化，依然帶着「貴族」的疏離感。「全香港只有三間騎術學校，我排隊排了六年到現在還在等，比排公屋仲要耐。」他拋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：「如果說騎師是運動員，但一般人想參與這項運動，香港哪裏有得騎馬？」

同樣地，成為馬主主要有基本資格，符合資格人士才能成為馬主。Bryan強調並非要求降低馬主門檻至「全民做馬主」，而是應開放更多不同崗位讓公眾參與，「你可以在另一個崗位參與到這件事，你有影響力，自然就會有興趣。」甚至可以參考日本賽馬模式，讓馬迷決定哪些馬匹參加特定賽事，讓馬迷有更強的參與感。

面對時代更迭，香港賽馬產業正經歷一場與時俱進的破局之戰。Bryan 堅守陣地，以推動者的姿態見證馬壇的新一次大躍進，特別看好從化馬場的戰略潛力：「從化賽馬只會愈搞愈大，這是一個講好中國故事、講好從化故事的絕佳平台。」

他強調，內地賽馬市場極具規模且是一片藍海，若能全面落實「運動化」，徹底脫去「賭博」的標籤，未來的發展空間將無可限量。「我希望不是只是一個記者，而是真的可以推廣這件事，做賽馬行業持續發展的推動者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芷珊）在人工智能（AI）時代，一間AI公司推出應用程式「RaceBot」，為香港百年馬業換上「數碼鎧甲」，讓馬迷亦能追趕上AI洪流。負責人Ambrose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該App設有「問馬」及「揀馬」兩大功能，「問馬」針對已發生事件與機械人聊天，增加睇馬趣味性；至於「揀馬」則是透過大數據，包括馬匹血統、往績、騎師實力等，配以AI模型預測馬匹名次，貼中頭馬的準確率為59%。負責人坦言，科技預測賽果仍存在明顯缺漏，因為賽馬是人與馬參與的活動，兩者都是有血有肉的生物，存在情緒變化、身體狀況等難以納入預測模型化的因素，正因為這種不確定性，賽馬才變得好玩。

RaceBot 所屬的公司原本專注AI業務，曾協助政府及保險業處理技術支援，核心業務離不開AI。早年，團隊希望尋找一個讓大眾接觸公司技術的途徑，同時避免與ChatGPT等聊天機械人直接競爭，故聚焦特定領域，而賽馬話題有趣、受眾明確，是團隊眼中理想的切入點，有助與客戶找到共同話題。

Ambrose 介紹，「問馬」功能並非預測貼士，而是對已發生事件解答客戶查詢，準確率達94%，內部測試曾達96%。「揀馬」功能則透過大數據及AI模型預測馬匹進入名次的機會，並推薦若干匹馬，用戶可免費試用，其後或需付費獲取推薦名單。每場比賽系統提供3個選擇，59%準確率是指這3個選擇中跑出第一名的概率。

他介紹，相比之下「RaceBot」優勢在於真實透明，App公開過去600場比賽詳細數據，無論高低準確率場次均如實公布，用戶可自行核對。

人馬身體情緒變化難預測

Ambrose 指出，所有能夠數據化的資訊，團隊都會納入大數據系統進行整合與預測，還包含超過100個分析維度，包括馬匹血統、賽績、騎師實力等。但他坦言，AI並非無所不能，RaceBot技術仍存在明顯缺漏，尤其是騎師的私人情緒變數，以及馬匹未被記錄的身體狀況。

AI預測會否左右賠率？Ambrose笑言，「如果我們有能力讓賠率升降，那真的就太厲害了，我也想成為這樣的人。」他指出，彩池龐大，「RaceBot」難以主導整個市場的走向。



● Ambrose表示，App難以準確預測頭馬，正因為不確定性，賽馬才變得好玩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

教師辭工投身評馬博主盼做馬主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崔滢）27歲的銘仔任職英語老師四年，原本走一條別人眼中安穩、「有前途」的康莊大道，直至幾年前因為朋友榮升馬主，他獲邀到跑馬地觀賽，抱持小注怡情的心態體驗賭馬，豈料一擊即中，意外地埋下做馬主的夢想。今年2月，他更闖進另一條截然不同的人生岔路，毅然辭職，成立Facebook賬號分享分析賽馬心得及預測，成為一名全職博主。他以10年為目標，先做團體馬主，再努力做個人馬主。

日花八小時做功課

外界總誤解全職評馬是游手好閒，但銘仔的日常卻是與時間和數據的賽跑。每逢賽事將至，他的生活便被密密麻麻的日程填滿，觀看出賽排位、檔位、馬匹

狀態、操練片段、過往跑法等，每日耗時6小時至8小時做功課。到賽馬前一日賠率出爐後再配合分析，賽馬日當天再做最後總結。他還會用AI幫忙搜集一些客觀數據，他說，「我唔唔波，對純粹靠彩數的賭博無興趣，但賽馬不同，它好考腦力。」

他也曾試用AI預測賽果，但卻發現電腦不如人腦，原因是賽馬涉及大量人為因素，AI難以準確掌握，真正決策仍要靠個人經驗，故每次賽事結束後，他都會把每場馬看三四遍，第一遍快速篩選，第二遍細心看，第三遍配合賠率和影片。

他坦言，馬始終是有生命的物種，有一兩成因素無法預測，能做的就是把概率最大化。正因為難預測，才顯挑戰性，才令他孜孜不倦鑽研當中的勝算密碼。

馬還讓銘仔與朋友打開話匣子，平日靠交流馬圈心



● 銘仔每日耗時6小時至8小時做功課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

得廣結朋友，他謙稱：「有時候自己的視野會窄一點，需要靠朋友們幫我看一些我看不到的東西。」

全球數碼轉型 日《賽馬娘》打入年輕人市場



● 《賽馬娘 Pretty Derby》風靡全球，有Coser打扮成遊戲角色，親臨沙田馬場為馬匹打氣。 資料圖片

環觀全球賽馬業，目前並非走向全面式微，而是正經歷一場市場兩極化、轉型與洗牌的時代更迭。一方面，部分缺乏轉型能力的傳統市場，例如新加坡、澳門相繼結束賽馬事業；但另一方面，日本、中東等正在數碼轉型，在這個過程中不但迎來產值新高，更因為數碼化、IP化等令馬業換上新的鎧甲，吸引年輕人參與，抵消馬迷老齡化的因素。

掀應援風潮 助改善退役馬福利

具備強大數位能力與完整產業鏈的地區，賽馬產值正在創下歷史新高，例如日本賽馬業近年結合動漫與科技，其中日本中央競馬會（JRA）將賽馬徹底娛樂化與年輕化，引入跨媒體IP（如《賽馬娘》）成功吸引大量年輕人與女性粉絲，加上極度便利的線上投注系統，將日本賽馬業推向主流年輕大眾與二次元市場，創造數千億日圓的龐大經濟效益。

將日本馬業起死回生的人氣手遊《賽馬娘 Pretty Derby》，成功打破日本賽馬過去數十年被視為「中老年大叔賭博」的刻板印象，將大量不曾接觸過賽馬的年輕世代（特別是Z世代、女性以及歐美ACG愛好者）帶進了真實的馬場，甚至有歐美粉絲在2025、2026年到日本旅遊時，專程將前往日本馬場看「日本盃」等頂級賽事排入核心行程。同時，引發了龐大的「退役馬」應援風潮，為日本的退役馬福利帶來了歷史性的實質改善。

全球賽馬市場規模在2024年高達1,315億美元，預計截至2030年期間的複合年增長率14.6%，2030年將高居2,975億美元。